

過孝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謂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素克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倫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間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親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

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遠克舜而不為其塵垢糠粃足以陶鑄克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瑞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二

北門咸問於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感蕩蕩然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傲之以天行之以禮義達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棄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先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持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輝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統之於無止于缺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遠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波委蛇故急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迹養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繁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繫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疾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也表六極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感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忘息故適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成化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為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

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院無不周也塞充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帶在極上住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聞然恣使化去弘故無邊無所復焉也物之知力各有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故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既息乃復無息此其至也命之所有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後而生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疾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次息故適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

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感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先乎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人以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院塗卻守神以物為量乃其所以為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為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所以為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息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息調以自然混迹養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徒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

天機而已矣以張為哉此所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茲氏之頌成池之妙若此欲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聽不用故惑也此無它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崇次忘故道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鐘鼓管絃度數之末而已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蓋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禮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奏以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之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天道故燭之以日月無怠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體然復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故道此之謂也
詳道註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微之以天而達以太清其巧見於變化之不窮故聞

之懼懼則神出故崇中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之不測故聞之怠怠則墮體懸聽故道終奏以無息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聲之窈冥故聞之感惑則遺知若昏故愚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流俗所美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然然莫識其所以然也奏以人者和暢品彙微以天者譜美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流光其聲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豈有窮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鬼無靈擊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則不晦矣遂而及則不冥矣卓然獨化而無所遺所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順而怠息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業

灌倫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湛然布輝不曳也真風淡泊幽昏無聲也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衆無形故居於窈冥見其或動或靜擊欲滋繁而謂之生死實榮也隨氣感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茲氏之頌古樂章名形莫覩聲希莫聞視聽無由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道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腐書云奏以人事微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華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為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遂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

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息也無息不已今猶理也混同相迷如萬物叢生林然而樂布散揮動非由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徒無常此世人所疑乃以警於聖人也達情迷令極於自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茲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息感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息故道是欲能不能之時惑故愚是意識俱忘之時也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息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息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

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微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感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院以物為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息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包裹六極法天之行健而且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達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遠叢生萬竅怒鳴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鳴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覓屬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聲寂為虛動於無方居於窮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樂散徒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熟聽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

道性未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未舉有茲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晝夜常聞解使師裏懼而聳曠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成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摯潛之下必有聞寔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是泰和儻然當是惘然惘恍自失貌茲氏一本作森必遜切太古無為帝王之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夫子之行焉美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勢拘之未陳也威以德衍中以文縟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慶之而已將復取而威以德衍中以文縟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勢拘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設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新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於同而於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枘榘楸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訛謗視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

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情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效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與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禮義當其時而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呂註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應世也嚴之飾之則勢拘未陳齋戒以將之譬及其過也委而去之則勢拘已陳行者踐之之譬也取已陳勢拘寢卧其下則心有所係不夢必昧取先王應世之迹與弟子絃誦講習不息則伐樹削迹窮於商周之夢圍於陳蔡死生與鄰之昧乃其報也唯不能過而去之而心有所係則舟陸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不得罪以應變則非枘榘味反而皆可口猶衣狝狙以周公之服是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也夫有教立道而無心仲尼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絃誦講習豈有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厄猶鶻雀委實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莫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曠之所以美哉蓋學

孔子而不知所以為孔子則其弊常若此。莊子所以數言之。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猶勢拘未陳則威以德衍已陳則踐之變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卧其下不夢必昧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足以致它妖師金以此意告顏淵今彼夫子迷古人之土掘陳迹欲有為於時使弟子遊居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

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
 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
 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
 也故先王法度猶眾果之味不同而皆可
 於口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周公獲狙
 喻古今之不相侔也禮義法度則一而所
 用之時不同猶西施里婦之贖則一而美
 醜異矣
 詳道註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夫
 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
 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
 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使其事不同其禮故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
 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
 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
 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
 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
 以猿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諺
 曰以書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碧虛註師金惜夫子之有才而不達如芻
 狗已棄復用必招不祥蓋治貴日新履迹
 則弊以周道可行於魯則太行可以盪舟
 不若舍陳迹而任自然應天理而隨物化
 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於同而於
 於治治則為法矣猶口之於味欲甘與甘
 欲辛與辛應時而變者也故順獲狙之性
 則易馴效西施之贖者愈醜也
 庸齋云師金亦荷篠丈人楚狂接輿之類
 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
 世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無方之傳不
 執一之道古傳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
 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
 應物之喻狙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
 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強
 今人行之是強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以
 今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贖也此
 段凡六喻節節皆奇
 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異

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則弊至
 此師金所以譏夫子而醒其窮於商周
 之夢解其困於陳蔡之昧也而猶違違
 然覲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
 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
 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
 橘柚之甘酸可口則美必強獲狙以周
 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
 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
 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也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第子是聚第
 子昧音米物入眼為病於此說之不通
 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狀也音一瑛切成
 法師疏直作覺夢中怪也其論為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